坐在“副驾”

肖振华

除非自己驾车，否则上车后我首选副驾驶座位，视野开阔，风光无限。尤其是异地旅行，坐在左右两侧，窗景是卷轴般展开，而坐上副驾，眼前是扑面而来的全景体验，手中单反的出片率也由此翻番。选车座当然也有礼仪，朋友开车两人行，肯定要坐副驾，即便出租车、网约车，拉开前门，也算是对驾驶员的一种尊重。副驾是尊贵的，主人驾车，若其夫人或女友在，这便是她的专座；副驾也是操劳的，商务出行，秘书随从必定占据于此。

学车时，副驾坐的是教练师傅，教学车的副驾下面有个制动踏板。师傅紧盯着学员，或左或右，或快或慢，指令不断，责备不停。紧急关头，师傅一脚定乾坤。教开车是一件磨砺耐心的事，有金句说——为了亲情，千万别让家人教你学车。驾驶和副驾驶一旦演变为教和学，平常的和谐默契瞬间消失。有段时间家里诸事繁多，需要老妻开车，她拿了驾照二十多年，没有摸过方向盘。我坐在副驾陪她，甫一上路便争吵不断。后来去驾校找了个陪驾，陪驾深谙心理学，说新西兰马路上跑的驾驶员，有很多都超过了65岁，老妻在鼓励中找回从容，回炉一周，重拾车技。

早些年，汽车副驾驶需要控制灯光，关注油压表与水温计，协助检查机械状态；即便在互联网之前，也要帮助司机看路、递水、放音乐等。但自从有了导航、语音助手和自动驾驶，副驾驶除了一个座位，没有任何的存在感。当然，如果父辈开车，小辈一定会充当副驾驶的。

副驾驶位是文学创作演绎的舞台。日本推理小说家佐野洋善于挖掘人性之暗，他在《坐副驾的女人》中写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：一个男人驾驶汽车故意撞向前方装载钢管的货车，而钢管正对着副驾驶位上的女人。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讲述了37岁的亨伯特驾车带着12岁的洛丽塔穿越美国，洛丽塔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陷入一段畸形关系。副驾驶位当然也有动人场景，电影《雨人》中汤姆·克鲁斯扮演的查理带着患有孤独症的哥哥雷蒙旅行，一路上从功利到共情，正副驾驶位渐渐弥漫开包容和爱。

坐在副驾不仅可享受第一排的观景特权，也是司机语言的第一受众。前段日子一家人去新疆旅行，司机开了一辆福特途睿欧，副驾驶位还是非我莫属。司机驾车技术十分了得，一路疾驰却感觉不到急起急刹。进入独库公路，在悬崖绝壁间的盘山道上行驶，仍是追风逐电的气势，我看了驾驶台仪表盘，蓝色的时速指针竟然在50到60之间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还不断超车，常常是逼近前车，眼看要追尾，再稍一拨方向盘，瞬间提速，超越前车。山路陡峭，御风而行，副驾坐得惊心动魄，兴奋刺激。司机一脸淡然，大谈驾车秘诀，什么预先判断、过弯技巧……离开山路，才意识到，一路专注地看人炫技，错过了窗外云杉与雪岭同框的视觉盛宴。在彼此紧挨的同一排座位，副驾位的视角，就是这样被驾驶座司机的举止悄然挟裹。

有则社会新闻说，一位东北出租车司机在清晨的雪中开车上路，副驾位上来一位少妇，面无表情地要求“没有目的地，绕着小城开”。司机挂挡起步，打开车载电台相声节目，不时发出一串笑声。少妇很疑惑：“干你们这行，好像很有乐趣？”司机回答：“人就得自己找乐，不要总是去想那些烦恼的事情。”司机告诉她，他上有70岁老母要赡养，下有16岁学生要供养，妻子重病在身，没有工作。悲情和乐观浑然系于一体，少妇受到感染，下车时情绪明显舒缓……副驾驶位上，有时看到的不仅是道路和风景，还有人与人之间不陌生的共情图像。

梦游天姥山（中国画） 石峰昂

温好了酒等你

夏 明

李先生发来视频说他在厦门老家，我知道，他是祖籍厦门的台湾同胞，便问他可是返乡走亲探友？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他说这次回来是要在大陆定居，还说把太太和小孩都接来了……台湾腔的普通话已标准了许多，语气中透着兴奋。

李先生曾是我的房客，后来退租回了台北，但我们一直没有断联系。他说他回来还是在上海张江原先工作过的那家公司任职，得闲又可以一起品茶喝酒了，我很高兴。

那时候，节假日如果闲着，我们常会一起喝酒、饮茶。酒大多是我浙江老家山里烧制的金刚刺土酒，酽冽度高，他很喜欢，说像金门高粱，来劲。茶则一般都是泡他的，有阿里山红茶、冻顶乌龙、文山包种等。他总是夸台湾茶色靓、汤厚、味正，让我品评。茶的确是好茶，但我每每都会提一句“别忘了，台湾茶源自你的老家福建”。确实，台湾栽种的茶树品种，大抵是距今两百多年前由福建人带去的，其茶的产制技术几乎皆来自福建。但说实话，好多茶知识我还是从他那学来的。见我偶有写茶的文章发表或者获奖，他总会开玩笑说要分一半稿酬。

他对上海的人文景观、历史遗址尤其感兴趣。天潼路上的邮政博物馆里，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的奏折、印有大清邮政字样的邮筒，他能看上半天。“家书抵万金”，在这里，他给我讲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通邮后，捧着大陆老家亲人寄来的书信，他父亲老泪纵横的情景。他说父亲是个抗日老兵，曾经也是一个热血青年。我们一起去过光复路上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，关押、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的提篮桥监狱旧址，当然也去过鲁迅故居、内山书店旧址等。

有一次他要去下海庙，我在上海住了小二十年，虽听说过下海庙，可当真不晓得具体在哪里。他显得有些不理解。上海的下海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抗日战争初期，被日军炮火严重损毁。后经重新修建，庙中供奉着天妃娘娘像等。天妃娘娘就是妈祖，他是信的。“妈祖信俗”不仅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，在内陆地区如湖南、四川、山西等地也能见到天后宫、妈祖庙。他说上海的下海庙是渔民、居民为祈佑平安、奉祀海神的一座神庙。而在台湾，无论都邑集市、山海聚落，多可见到妈祖庙。如今，“妈祖信俗”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。

“乘11:42的G414复兴号智能动车，16:45到虹桥站”，视频中，他嘿嘿地笑着，说带了阿里山的高山茶要来换我的金刚刺酒喝。我说要去接站，他说不用，熟门熟路的，他找得到。

“那好”，我说，我在家里温好了酒等你。

咸淡人生

曹伟明

我从小寄养于浙江河姆渡边江南古镇的外婆家，她的厨房间总飘荡着两种味道，一种是腌菜缸里溢出的咸鲜味，一种是米汤锅里熬出的淡香味。这一咸一淡，仿佛是她人生的注脚，藏着岁月的艰辛和生活的温情。

外婆讲究时令，总是像精准的时钟那样，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。冬日到来，外婆总会在古镇河埠头的运输船上购买新鲜的蔬菜，买起来不是论斤称两，而是像批发商一样，论百斤购买。从此，在老屋的天井里，乃至屋顶瓦片上，都被勤劳的外婆铺开了壮观的“晒菜图”，雪里蕻、青菜、包心菜、长梗白菜等成排连片地晾晒在暖暖的冬日阳光下。那天井的竹竿上、篱笆墙上、空旷地上，都是“菜天菜地”。等到这些蔬菜的鲜灵劲收敛了，菜叶子都晒得有点干瘪了，外婆便将它们收拾起来，堆在墙角边。

腌菜时，外婆先在祖传的七石缸中，整整齐齐地码上一层菜一层盐，然后命令我洗净双脚，再抱我入缸，叫我用吃奶的力气，双脚使劲踩踏。她常说：“用出汗的脚板，踩的菜会更咸鲜。”在腌制撒盐时，外婆下手极重，因为“咸点才耐放，而且更过饭”。等到七石缸铺满压实，她会用一块干净的大石头镇住，封好缸口。等到菜缸飘香，外婆会一层一层地拿咸菜，可以吃整个冬天。如果吃不完，她会赠送邻里乡亲，或拿来晒成霉干菜。

稻饭羹鱼的日子里，不仅有咸，也有淡——将价廉物美的青菜晒成干菜，炖肉时放上一把，吸饱了肉的油脂，留下了青菜本味的清鲜；蒸煮红薯时不添糖，靠它自身的甜味，绵密地融化在舌尖上。外婆说“生活要咸淡相济，淡点可以让食物追求本色，既养人也养心”，这也符合如今人们时尚的饮食健康习惯。劳碌一天后的傍晚，她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老屋的天井里，泡上一壶菊花淡茶，在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的背景中看着云卷云舒，听着鸟鸣虫吟。当我身体不舒服时，她总是为我煮一锅米汤，给我盛上一碗浮在表面的米油和薄粥开胃。那清清淡淡的感觉，让我心中暖得熨帖，力量升腾，精神十足。

后来，外婆的眼睛老花了，腌菜时常常把握不好盐量，有时太咸，有时又淡得没有滋味。可我吃着，总觉得那是最好的味道。她会坐在一旁，双手摩挲着自己剪裁制作的衣服边角，笑着说：“人老了，连咸淡都分不清了。”对物质要求极低的外婆，一件衣服穿了又穿，补了又补，只要还能穿就舍不得扔。她常说：“人活着，不在于吃得好、穿得好，而在于心里踏实”。那些与外婆相伴的日子，我在咸淡之间学会了坚强和乐观。成年后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就会想起她那坚毅的身影、豁达的笑容。

如今回外婆家扫墓，站在老屋的天井中，看到那口用了几十年的七石缸，那缸底依然留着一层腌菜的盐霜，我想，人生无非是冷暖和咸淡。外婆的咸淡人生，从不是非咸即淡，而是在咸中品出甘味、鲜味，在淡中尝出安稳、坚守。外婆的咸淡人生，就像一杯陈酿的美酒，让我越品越醇香，难以忘怀。

奇妙的“边石坝”

赵伯陶

《粤西游日记一》崇祯十年（1637）六月初十日记述桂林荔枝岩：“其水广邃，中有石蜿蜒，若龙之浮游水中。”所谓“若龙之浮游水中”的比喻从何而来？此与下文“穴内南崖，有石盆一方，长二尺，阔一尺，高六七寸，平度水面，若引绳度矩，而弗之爽者……”皆是对喀斯特溶洞中“边石坝”的形象描述。“边石坝”属溶洞中流水形态之化学堆积，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，这一类洞穴化学堆积按其大小、形态的不同，或被称为石榻、仙人田、石棋盘、石田、珠盘、石盆、石床、荔枝盆等等，名目虽多，本质略同。

“边石坝”的形成大致因溶洞底部凹凸不平，形成一块块浅小且高低错落的积水区。积水含有碳酸氢钙，由于积水区边缘蒸发较快，遂沿其曲折连续的边缘析出结晶。长年积累，形成稍高于积水小区的沉淀，一块一块犹如畦垄纵横、高低不等的“水田”，故又称仙田。

《楚游日记》崇祯十年（1637）四月初四日记述今湖南郴州市临武县石门村后龙山龙洞中的左支洞，有如下生动传神的描述：“乃北逾石限穿隘而入，即下石池中。其水澄澈不流，两崖俱穹壁列柱，而石脚汇水不漏，池中水深三四尺。中有石埂中卧水底，水浮其上仅尺许，践埂而行，褰裳可涉。十步之外，卧埂又横若限，限外池益大，水益深，水底白石龙一条，首顶横脊而尾拖池之中，鳞甲宛然。挨崖侧又前两三步，有圆石大如斗，萼插水中，不出水者亦尺许，是为宝珠，紧傍龙侧，真睡龙颔下物也。珠之旁，又有一圆石，大倍于珠，而中凹如臼，面与水平，色与珠共，是为珠盘。然与珠并列，未尝盛珠也。”一幅“游龙戏珠”图，宛然目前！

科普类电视节目《地理·中国》曾对临武龙洞中的“神龙”加以说明：水潭中石龙长十多米，粗约半米，龙身即“边石坝”，盘旋在几个“边石坝”（梯田状）的最上层，水位的升降变化促成石龙的生成。不过，徐霞客笔下的白石龙于今已化为黄色，这或许是三百年以来不断氧化使然。至于身侧龙鳞，当由机缘巧合的石幔形成，龙珠即特异的石笋，珠盘即“莲花盆”，皆属于溶洞化学沉积中的滴水形态或流水形态的产物。显然，《徐霞客游记》的文学书写是在其细致耐心的科学考察下实现的。

摆渡

朱永超

读幼儿园中班那年，我随父母搬家到浦东德州路。每天他们上班、下班，我上学、放学，都要用上一种交通工具——摆渡船，往返于浦西浦东之间。

我喜欢摆渡。每天坐在摆渡船上，从浦东周家渡码头到浦西高雄路江边码头，一路晃悠着，全程耗时15分钟左右。船随着江波的起伏，有时左右摇摆，有时上下摇摆，由着黄浦江，这上海人的母亲河随心地摇摆。看出去的江面、两岸的房子、蔚蓝的天空，一切似乎都在摇摆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像是在游乐园玩水上娱乐项目。在船上还能碰见许多人，如果偶遇同班同学，心便欢腾，手舞足蹈起来。那一刻，脑海中播放着当时“小虎队”很流行的一首歌曲里面的歌词“啦，啦，啦，啦，尽情摇摆”。

每天早上，母亲掐着时间带我先去挤公交，坐到终点站，再随坐船的人潮一起赶往码头。买了票，得一个红色或绿色塑料圆牌筹码。我当时还小，免票，便把母亲的塑料圆牌筹码抢在自己的手心里，攥得紧紧的，像得了宝贝似的。到了检票口，在母亲的催促下，我才会老不情愿地松手将筹码投进一个大大的木质筹码箱，迅速向前离去。快捷的检票方式保证了高峰时段大客流的有序行进，这是筹码的功劳。随后我们走进一条铁质镂空通道等船，看着脚下涌动的江波、听着江水的呼吸，闻着江水的味道。通道当时分为行人与非机动车两个，船靠岸停妥，先打开行人通道闸门，我们会迅速登船找船舱四周涂了红漆的木质或铁质方形凳子坐下，然后工作人员再打开非机动车通道闸门，几百辆脚踏车飞快地推进舱内，一点也不忙乱。

有时也会起点波折。人们在通道等候，闸门迟迟未开。原来是江上晨雾弥漫，能见度到达临界点，随即停航。这下可好，上班、上学肯定要迟到。问题是雾什么时候能散？船什么时候又能开？谁也不知道。这时，有人选择放弃，转身离开，但更多的人选择等待，希望能在复航的第一时间赶去单位、赶去学校。有时等得腿脚都站麻了，雾才终于从江面上渐渐散去。当闸门打开的瞬间，成百上千的脚踏车就像激流一样涌进船舱，车铃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浦江上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仿佛就是时代的声音。

摇摆的渡轮每天都在渡人。虽然他们下了船各有各的奔头，各有各的生活，但此刻，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，他们一起迎来朝阳或是送走晚霞。

若干年后，黄浦江上面有了大桥，汽车过桥有时也摇摆，但那不是黄浦江上“摇摆”的味道。

养育

风，吹出的声音

良 妮

风把云赶到了太阳脚下，它们或成堆成块地抱在一起，或散碎地铺落开来，或化成丝薄的雾飘在那里。对于这些，云是不自知的，因为它们正在太阳底下撒了欢地飞跑。地上也是一样，金灿灿的杨树叶、橡树叶在风的纵容下雀跃着，像是含在大地口中的跳跳糖。

或许是宝宝感受到了欢快的气氛，也在肚子里跃动起来。我拍拍肚子，和宝宝说，这是风的味道。风，就像一个魔法师，把云朵变成了不同的样子，把树叶幻化成了精灵。倘若你也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就会感受到风的魔力。或许一个不留神，风就会把你带跑。不过不用怕，树叶会和你做伴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去树叶家做客。我们会在树叶的簇拥下席地而坐，和树叶一起仰望湛蓝的天和流动的云，和树叶一起瞧疯跑的朋友和风中凌乱的小动物……想到这样美好的画面，真希望马上就能和你见面，只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。我们再给彼此一些时间，你要像魔法师一样，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壮；而爸爸妈妈会像树叶一样，等着和你做朋友。想想真是有趣，自从知道宝宝在肚子里安营扎寨，就总会莫名其妙地唠叨些什么。有时候是汇报产检的进展；有时候是叮嘱他（她）要好好照顾自己；有时候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就像今天的风、云和树叶。

七夕会

刚刚得知要变成三口之家时，爸爸妈妈满心欢喜。只是这欢喜并不持久，产检结果在自媒体茧房的渲染中，让我们的心情有如过山车似的起起伏伏，爸爸妈妈甚至都不敢肯定你能顺利到来。而这时，另一个声音仿佛又在说，身为父母，我们还不够优秀。在现实的蹂躏和精神的压力下，爸爸妈妈变得患得患失。

直到羊穿报告出来的那一刻，直到小排畸通过的那一刻，我们才放下堵在心口的石头，热烈地欢迎你！爸爸妈妈必须要承认，是我们不够勇敢，是我们害怕失去。可是，再大的阴霾都会被风吹散。就像今天的狂风，吹散了多日的阴沉，吹出了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。在这里，爸爸妈妈要和你说，欢迎你！